

潛廬續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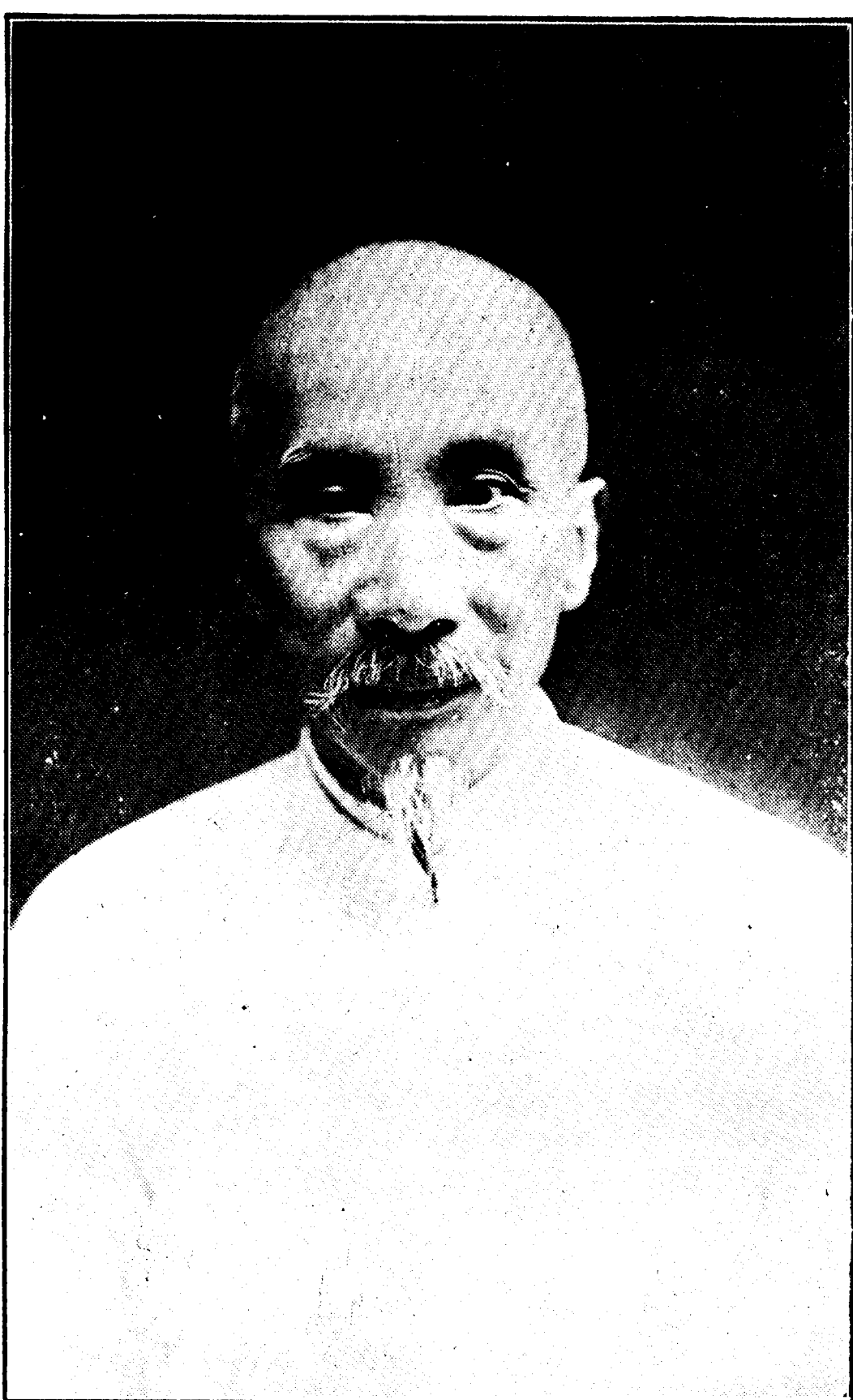
潛廬續稿

十二卷

己卯春三月

甘氏家藏叢稿崇
雅堂聚珍版印行

潛廬老人七十九歲小象



庚辰四月

潛廬續稿序

光緒中葉南皮張文襄公總督湖廣創建兩湖書院於武昌省城多士雲集迄今閱五十年人物星散秦隴淪亡其好學不倦垂老弗輟者得二人焉曰潛江甘君藥樵曰羅田王君季薌季薌平生著述約數百卷藥樵治學所得亦與之相埒皆爲世所豔稱藥樵齒長於季薌而精力堅彊則過之往歲不佞旅居舊都藥樵以所著潛廬類稿屬爲序言邇來分袂忽忽十年藥樵復刊續稿十二卷郵寄津門再援前例不佞索居無聞荒陋益甚重以老友之屬誼不獲辭姑述所感以就正焉夫學人抱負每以立言自命畢生鑽求覃思孤詣或究羣經

或治諸史累月窮年幸獲纂就以希冀沒世之名而精力銷沈享年不永湮鬱不宣無人省錄往者漢陽劉椒雲先生治學艱辛湘鄉曾文正公引爲摯友年僅三十一舉世悼嗟人能弘道無如命何而藥樵年屆八十顧盼矍鑠握管吮毫通宵達旦爲少年所不能及非所得於天者獨厚歟又或學非干祿而菽水承歡爲貧而仕簿書勞人舊學高閣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而藥樵內官曹郎外司筦權公餘秉燭卷帙丹黃漢庭老吏本自經生非所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者乎亦有好學深思之士僻處窮鄉見聞狹隘典籍淵海瓶借無從雖邁嚮往之殷時興望洋之歎而藥樵則藏書極富七錄四部滿

室琳琅足跡所經東游海外西徂幽并夫餘肅慎勿吉
諸部落殺虎居庸各關隘靡不歷其險要閱覽山川波
瀾壯闊亭林數游昌平周知郡國利病發爲文章皆爲
經世之論蓋有由來矣然不佞之所以重藥樵者尤在
於蒐輯鄉獻尊崇師儒集中如湖北文徵例言不啻全
省文苑傳之菁華張吾楚幟啓牖來學功莫大焉又如
楚師儒傳序例楚學精廬刻石張文襄公祠堂碑銘皆
尊師重道之文足垂於後者文襄有知當亦含笑九京
謂獲造士之報然藥樵之沾被後生其食報又將曷已
書此以質藥樵當亦首肯以不佞爲知言也庚辰春日
同學弟沔陽盧弼序於天津寓廬

潛廬續稿目錄

甘氏家藏叢稿

潛江甘鵬雲藥樵撰

卷之一

體用一源說

諸葛武侯寫申韓管子六韜勸後主論

古文尙書辨惑書後

石經考文提要書後

楚學精廬刻石

張文襄公祠堂碑銘

寫憂思銘

恕箴

責已箴

自省箴

退一步箴

攝生箴

悼湘

丐誨

別窮

卷之二

重棗郝氏談經序

楚師儒傳序例

釋志後序

潛江舊聞序

尊經社講演錄序

經學源流考序

方志商序

崇雅堂書錄序

崇雅堂書錄後記

山西徵信錄序

庫頁島志略序

漱芳軒詩鈔序

中洲劉氏宗譜序

木齋老人八十壽序

武昌董漢泉六十壽序

卷之三

湖北文徵例言

重編梅中丞遺集跋

重刻晉陵先賢傳跋

素風居士集攬遺跋

四書拾義跋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宋拓本跋

題湯濟武遺墨

雲龕瑣語題詞

劉壬父自述詩題語

卷之四

西漢說易徵存

卷之五

鄭君善說禮意考

周禮鄭司農注引舊說考

經典釋文師讀考

莽冒勃蘇即申包胥說

釋文莫

釋東西南北

卷之六

中俄國界考

書梁文忠公手書奏稿後

說賽會

卷之七

上大總統整頓殺虎口稅務書

殺虎口權稅記導言

致湖北省政府論治漢宜開濬支流書

籌墾芻言

卷之八

清太常寺卿袁忠節公墓誌銘

清奉錦山海兵備道竹谿李君墓誌銘

漢川林處士墓表

豐潤張君墓表

先母王太淑人靈表

長孫永思墓碣

楚師儒享堂祭文

祭段執政文

祭學隱老人文

西山安葬先母告文

卷之九

陳東塾先生傳

吳弦齋先生傳

吳君祿貞傳

石大令傳

漱石老人傳

卷之十

袁忠節公學行記

梁文忠公遺事

潛江甘氏世譜

卷之十一

與馬雲門

與楊子綬

與黃雨岩二首

與雷亞公二首

與人箋

與畢心洲大令

復程韻孫

寄周沈觀中丞

與趙質廬

覆周退舟

覆熊秉三

覆饒竹蓀

覆榮叔章

致萬雲老

覆萬生宗孟

與劉心齋

覆欒笑壽

卷之十二

覆曹仲璘

致谷芙塘

致陳簡持都督

致王季薌

與劉領仙知事

致黃篤友

致萬仲粵

致李殿丞

致張乾若

致童筠叔

與王青垞

上寶沈盒師

覆潘月樓

潛廬續稿目錄終

潛廬續稿卷之一

甘氏家藏叢稿

潛江甘鵬雲藥樵撰

體用一源說

人有恒言曰有體有用曰明體達用此語學者口熟焉而確知其意義者何少也論語二十篇莫非體用一源之義負牀童子孰不讀論語習焉而不察爾夫子謂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所謂一貫者卽體用一源之謂曾子之答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忠恕二字說一貫無餘蘊矣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盡己者修己之謂也反身而誠之謂也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夫子曰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又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此之謂一貫。此之謂體用一源。然則體之與用。豈有二道哉。若以體用分而爲二。則去聖人之道遠矣。

前清末造。國勢積弱。憂國之士。羣思仿效西法。以圖自強。於是各省書院。改習西學。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遂騰播於學士大夫之口。而不知其非也。果如其說。是所謂體者。特無用之體。所謂用者。特無體之用耳。無用之體。與腐木朽株何異。無體之用。與捉影捕風何異。豈吾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羣聖人之道。果與腐木朽株等耶。不待詳細推究。而知其主張不無可議矣。不

特此也。卽以西學論。豈真有用而無體耶。故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吾深病其有害於學術。非細故也。

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有害於學術者。何也。蓋學術爲人心風俗所關。影響於國家政治至鉅。學術偶乖。殺人如草。較刀兵水火更有甚焉。故立說不可不慎也。持國是者。以爲興學育才。非中西兼採不可。於是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其一片苦心。固爲國人所共諒也。而豈知分體用爲二。其流弊不可勝言耶。晚近士習。浮囂喜新好異。假改造之說。以復古爲能。但以中學爲體。而中學無用之說。遂相因而起矣。中學無用之說。旣喧闐於朝野。於是五經四子之書。束之高閣。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羣聖人之道。棄若土苴。教育之方。既陵節而失次。治人之術。又不能正本而清源。風俗人心。由是大壞。而大亂作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分體用而二之。其末流之弊。乃至於此。此豈當日持國是者所及料哉。謂歧體用而二之。有害於學術。殆非過論也。

或難曰。分體用爲二。既有害於學術。然則西學不可爲歟。曰。非此之謂也。我不謂然者。特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耳。非薄西學而不爲也。立國有界。學術豈有國界哉。孔子曰。學在四夷。又曰。擇其善者而從之。我國所不足者。物質文明耳。以物質文明。輔我精神文明。奚不可

者。譬諸草木。日本櫻花。青島有之。印度罌粟。美國棉花。徧種於中土。舶來花草尤多。既移植于中土。得謂非中土之物產耶。中國之有西學。何以異於是。學果能精。卽可備我之用。卽稱爲中土之一種學術。亦無不可。所謂以物質文明輔我精神文明者。此也。何必區而別之。分體用爲二耶。五經四書。羣聖人之道在焉。乃我中華立國之根本。乃我中華民族之精神。所謂精神文明也。提倡精神文明。而以物質文明輔之。然後可以立國。若專尙物質文明。而舉精神文明弁髦棄之。則大亂之道矣。諸葛武侯寫申韓管子六韜勸後主論。武侯以申韓管子六韜勸後主。朱子非之。謂其學不免。

駁雜。審若是。則武侯之學不足稱耶。張南軒氏則謂讀侯出師表。所以告嗣君者。一本於正。殊非刻核陰謀之說。手寫申韓等書。疑非侯所爲。予謂此亦非知武侯者也。自戰國以來。諸子百家。雲興彙起。莫不各挾一術。各執一說。樹幟而爭鳴。雖不無謬悖。推本之。彼亦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烏頭鉤吻。雖良醫。豈能保其無毒哉。然制而用之。起沈痼。奏殊效。其力十倍。彼各以其時而已。賈生漢初閔儒。乃以申商勸文帝。知其所不足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才。識時務之宜。得治世之要者矣。申韓管子六韜之書。明君臣之分。等上下。務富強。伸國威。使吏奉法令。而度數

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舉其說而廢之哉。然使所遇非後主，或天資峭刻者，而勸以此書，則其弊將不可勝言。烏頭鉤吻，固可起沈痼，奏殊效，投之不當，其殺人可立而待也。惟後主仁厚柔懦，其於君臣朝野上下，或至玩而無等，故武侯以綜覈名實之術勸之，俾震厲有爲。此申韓管子六韜之所長也。申韓管子六韜之短，在於刻薄少恩，用權術陰謀狙詐以欺世。武侯深知峭刻譎詭，不足爲後主慮，特患不能用其長耳。且夫君子之事君也，必視其君之所短，而矯正其弊，不肖者則順其欲而已，順其欲則雖談王道言仁義，而實與邪妄者等爾。公孫宏匡衡張禹之流，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得

謂之純儒乎哉。武侯當先主之時，寬而以申韓諸書勸後主，固所謂矯其弊而不順其欲者也。朱子乃以爲駁雜不純，不亦遠乎。吾嘗謂漢朝之臣能救世主之弊者，賈生而外，惟汲黯及武侯而已。漢武帝侈心多欲，任用武力酷烈之臣，毒亂海內，而汲黯爲之言黃老，後主仁懦，武侯則爲之言申韓，其意一而已矣。豈與夫導諛獻媚，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等耶。烏虜古大臣之所爲，誠不可以書生一偏之見繩哉。

古文尙書辨惑書後

洪右臣給諫良品古文尙書辨惑十八卷。釋難二卷。析疑一卷。商是一卷。專爲表章古文尙書而作。疑古文始

宋吳棫而朱子繼之。然未僞之也。元吳澄首發難端。明

梅鶯掇擊尤力。至是始有專書。澄所著曰書經纂言鶯所著曰尚書譜尚書考

異人猶疑信參半也。至清代閻百詩惠定宇兩家出。逞

其博辨。巧相誣毀。閻有古文尚書疏證。惠有古文尚書考。而程棉莊。晚書訂疑。

姚姬傳。書說。王西莊。尚書後案。江良庭。尚書集注音疏。段茂堂。古文尚書

撰異孫淵如。尚書今古文注疏。諸人繼之。譏王肅以僞造。詆梅賾

以竊取。萬口雷同。牢不可破。雖毛西河爭之於前。齊次

風翁覃谿趙甌北阮芸臺爭之於後。而頽波所激。莫之

或挽。加以四庫提要復袒閻黜毛。承學之徒。靡然從風。

遂謂僞古文至今日已成定論。其後雖有王氏植。張氏

崇蘭。王氏劫。林氏春溥等。先後著書。議之駁之。植有古文今文

辨、崇蘭有古文尙書私議、劫有尙書後案駁正、春溥有開卷偶得、而攻之者如故。甚至

有上書請廢古文者。而僞孔僞孔之聲。遂流傳於學士大夫之口。而莫知其非矣。洪氏深恫僞古文之說之惑人也。於是發憤著此書以辨之。謂古文本不僞。而以為僞。其失凡有十端。一曰杜撰事實。二曰竄改古書。三曰誤會書旨。四曰毀滅顯證。五曰穿鑿生例。六曰羅織入罪。七曰附會古籍。八曰濫引雜說。九曰彼此救應。十曰前後矛盾。又謂古文決不可僞者。凡有三端。一曰事理不可僞。二曰道理不可僞。三曰文理不可僞。其所辨駁。皆證以原書。旁參羣籍。確有依據。洞見其癥結所在。而後發言。與不根持論者殊科。譬之讞獄。搜得真贓實據。

雖以閻惠諸人復生。亦不能置一詞。洵足折是非之衷。而息伐異黨同之喙矣。爲辨別是非計。此書不可少。爲維持世道人心計。此書尤不可少。晚近學子。喜新好異。相習成風。三古羣聖人之道。久所厭聞。嫌其陳腐也。忽有人倡僞經之說。既可一新耳目。又有四庫提要以推波而助瀾。耳食者衆。烏得不信而從焉。而豈知世運遷流。大有江河日下之勢。古文尙書。立在學官。千餘年矣。忽羣起而僞之。然則今文尙書。又安能必後人之信從而不疑其僞耶。疑經之風。旣開。於是有以周禮爲戰國之陰謀。漢儒之附會者矣。有證詩毛傳之僞者矣。有主張公羊之非常異義。而陰逞其變政之私圖者矣。寔而

久焉。邪說橫行。變本加厲。於是昌言三古聖人之道。不足治今之天下。而力倡達爾文生存競爭之說。平等自由。塵垢海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土苴聖道。弁髦六經。恥心牯亡。仁義充塞。遂以釀成天下之大亂而不可止。孟子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慘禍。將復見於今。而追溯造亂之源。則首創異說之人。豈能辭其咎耶。明知後代之亂。本非前人所及料。然力倡聖經之僞。實開反古之風。聖既可非。則舉六經而廢之。不待秦火矣。此必然之勢也。幸有洪氏此書。可以闢其謬。匡其違。而解後學之回惑。如爲世道人心計。是書焉可少耶。撥亂反正。豈遂無時。著其說於此。以諭有風化之責者。

晚近學子悅學者少而講求聖道者尤少卽極力提倡正學人猶淡漠置之而況以疑經之說導之乎海濱洋界號稱新人物者率喜倡邪說尤而效焉除舊布新之論非聖無法之談層出而不窮昌言而罔忌所必然矣學校者儲材之所也乃不知學有本源五經四書棄若土苴教師之所講授至謂三古聖人大半虛造不必實有其人甚有以治水之大禹爲蟲者矣猖狂無忌憚至此幾何不趨天下學子而禽獸之也哀莫大於心死欲天下無亂焉可得乎顧亭林有言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

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而人方造
劫奈何奈何。書至此擲筆惘然。耐公記。

石經考文提要書後

彭文勤公石經考文提要十三卷。蓋專爲校定乾隆石
經而作。乾隆石經現在國子監。張文襄書目答問云。文
字多依古本。極精。與通行本多異。然以考文提要校之。
有稱改從宋本。而石刻仍從坊本者。語不相應。莫喻其
故。後閱英和恩福堂筆記。述此書本末甚詳。乃知乾隆
石經。曾經和珅剗改。以故與提要多有異同。又知和珅
曾奏請銷燬彭書。未經高廟允許。以故此書得幸而存。
小人之所爲。無往不徇其私也。可慨矣。蓋諭刻石經。在

乾隆五十六年。初派總裁二人。吏部尙書金簡。司劄。文勤司考正。文勤以石經爲一代鉅典。奏請增派總裁官。乃益以和珅。王文端。劉文清。董文恭四人。然高廟意猶責成文勤一人也。是年五月。高廟幸避暑山莊。將啟鑾。諭文勤曰。汝不隨扈。可竭長夏力。將天祿琳琅所藏宋槧各經本。與監本坊本校勘異同。於石經內改從宋本。文勤於是。有考文提要之作。進呈後。高廟親揮宸翰於卷首。命刊行。逮石經歲事。惟文勤一人加宮保銜。餘均未議叙。和珅恚之。乃集翰林能文者數人。成提要舉正一書。大意以鄉僻士子。難責以概從宋本爲辭。高廟亦允所請。和珅必欲將提要銷燬。高廟顧而笑曰。此書

暫不刊行。留爲將來經生聚訟之端。亦無不可。和珅乃取提要舉正繕寫三本。一存懋勤殿。一存翰林院。一存國子監。而提要竟不刊行。並照坊本剗改石經多處。歲丁巳。乾清宮災。藏書付劫灰。宋本面目猶賴提要以存。至己未後。文勤奏奉仁廟面諭准刊。於是阮芸臺相國乃屬許周生部郎刊於浙中。自和珅得罪以後。提要舉正一書亦竟不傳。且經和珅剗改之處。至嘉慶八年復奉敕改定。以故石經搨本流傳不無異同。其與提要合者。爲嘉慶八年以後搨本。與提要不合者。則嘉慶八年以前搨本也。

楚學精廬刻石

南皮張文襄公。既正星辰之位。門下士旅都下者。每歲八月二十一日。齊集積水潭高廟。修祀事。既數年矣。其地較僻遠。羣謂非便。議募建專祠。番禺梁節庵先生。倡之尤力。倉猝覓祠址。不可得。適孝感龍君驥。買得背陰胡同奎公宅。貝子傅喇塔舊府第也。慨然割讓。以助其成。祠址乃定。顧京師建專祠。非奉朝旨。不得爲之。蓋舊制如此。羣以爲難。天門周沈觀先生曰。以精廬名其可。乃榜其楣曰楚學精廬。避非制之嫌也。楚中學風。公振起之。冠以楚學。不忘所自也。精廬落成。於是門下士肅將祀事。鐫刻貞珉。以附於畏壘。尸祝之義。其辭曰。百代芒芒。王迹久熄。大道榛蕪。日月無色。玄黃慘黷。晦

盲否塞。慨慕唐虞。邈不可得。孰謂我公。奮起南皮。追踪
三古。姚姒子姬。爲國楨榦。作世蓍龜。砥柱中流。舍公其
誰。維公懋學。準今酌古。羣經百家。博觀約取。溝通漢宋。
不區門戶。但求有用。生氣虎虎。通天地人。窮源竟委。文
章經世。遷雄諾唯。求才若渴。不棄葑菲。勸學兩編。輶軒
三語。磨礪浸灌。化以時雨。砭愚訂頑。黃鐘大呂。闔室得
燭。冥行有軌。羣士趨風。庭者盡起。維公爲政。力固政本。
相時所宜。以道爲準。我行我法。衆趨不趨。邪說誣民。昌
言距之。不諱富強。籌食與兵。稽古不悖。令今可行。爾才
爾能。我弟我昆。靖海有策。補天無痕。閉姦興良。盜不窺
垣。弊政昏俗。掘株剷根。擾畜六夷。海波不揚。信義干櫓。

玉帛趨踰。內謀國是。外靖邊陲。凡公樹立。伊傳皋夔。普
天率土。趨公如歸。公之存亡。繫國安危。今何世乎。恨公
不作。異說颺流。海寓混濁。平等自由。職爲亂階。莘莘學
子。化爲狼豺。維彼哲人。瞻言百里。讀公遺書。淚不可止。
宇宙亂機。遂伏于此。龍蛇起陸。喪亂宏多。父子陌路。兄
弟干戈。弱肉強食。骨山血河。人類將盡。彼蒼奈何。世變
至斯。詎公所料。原陸風狂。如火斯燎。昔也安居。耕牧漁
釣。今也枵腹。嘯聚剽盜。斯人不幸。滿目瘡痍。在天有靈。
不其恫而推究亂源。人罔知耻。正學不明。大亂不已。亂
極思治。人心所同。願舉遺言。力挽頽風。務本務通。救亡
有藥。迪以五知。警鐘木鐸。貞下起元。人心天心。莽莽神

州。豈終陸沈。讀公之書。行公之學。化民成俗。庶振微弱。
力張四維。國脉繫焉。精廬片石。於萬斯年。太歲在箸。
雍執徐壯月。門下士潛江甘鵬雲撰并書。中華民國
二十五年五月立石。

張文襄公祠堂碑銘

昔者南皮張文襄公之薨於位也。朝野震懼。卹然如大
厦之傾頽。而無所託足也。不一年。社屋矣。土墟矣。玉步
改矣。人亡國殄。非虛語矣。雖然。事成既往。焉可說也。所
極不能忘者。我公興學之盛心。育材之閔願耳。返百年
空疏之習。而歸於致用。其思至苦。其慮至深。其爲國家
謀也重。以周。其爲天下後世計也。大而遠。而惜乎天未

厭亂也。顧亭林有言：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謂之亡天下。亭林丁亥黃易位之交，發此沈痛之言，而亡天下之慘禍，亭林固未目睹也。今不幸於吾身親見之，倡平等、張自由、蔑人倫、邪說橫行、塵垢海宇、冠履倒置、紀綱陵夷，人人挾其利己之私，而踰越乎繩軌之外，毀方敗常，視爲固然，相習成風，遂以釀成今日之大亂，而未有已。自唐虞迄今四千餘年，仁義充塞，殆未有甚於今日者。今距公之沒，纔廿餘年耳，而世變至此，此豈公之初意所及料耶？在天有靈，當不知若何悲憤也。章實齋之說曰：學業所以闢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以開。

之風氣既弊。學業以挽之。公倡學同光之間。天下學士。靡然嚮風。風氣之開。公之力也。今之學風。弊壞極矣。仍當以公之學說挽之。公所著書。力持務本務通兩說。務本也。所以正人心。務通也。所以應世變。老成墨守舊學。患不知通。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英年競講新學。患不知本。不知本。則有潰決藩籬之憂。惟公之學說。有體有用。無黨無偏。形上形下。一以貫之。足以溝通中西。而平新舊水火之爭。讀公之書。行公之學。以爲教育之規繩。庶幾哉。可挽橫流而救天下之亂亡矣乎。公督楚最久。楚人渥承教澤最深。古者習其道。必祭其師。相率建祠。北平背陰胡同。以修祀事。亦猶行古之道也。祠落

成於民國八年。梁節庵先生許文其碑。未及爲而病。乃屬雲爲之。雲逡巡不敢承。未幾先生捐館。予益不忍爲。蹉跎至今。十有八年矣。同人力督之。不獲辭。爰舉公之學說。書之堅珉。以訊於熱心救國者。天果不欲遽亡中國乎。則公之學說。或爲海內學子所共信也。公功在天。下。具詳悼史。茲不備書。而系以銘。銘曰。

公神在天。公勳在國。爲國良幹。作世儀則。公之政術。樹人爲先。興學育材。期以百年。學風頽矣。惟公轉之。狂瀾倒矣。惟公挽之。明體達用。道藝兼脩。折衷先聖。包納衆流。居賢善俗。佐國康時。網鱗羅翮。葑菲不遺。學無常師。相時所宜。術果我裨。遠及四夷。立國根本。端在教育。教

沈氏續和 一
十一
育不良。國脈其蹙。末流滋弊。公乃防微。階亂速亡。彼何人斯。三海之西。公有祠宇。弟子尸祝。以效畏壘。人心造劫。終有滿時。大道不亡。視此刻辭。門下士潛江甘鵬雲撰文并書。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刻石。

寫憂思銘

紀綱坐隳。何以維之。狂瀾既倒。何以迴之。羣黎困仆。何以蘇之。邪說橫行。何以除之。人心死矣。何以挽之。風俗頹矣。何以轉之。大厦將傾。豈一木所能支。以匹夫而憂天下。人皆笑之。鄒嶧一老。悼道不章。大聲疾呼。孔道以明。高平秀才。志在天下。愛國有心。何分朝野。仁義充塞。天下將亡。亭林痛言。悽斷肝腸。天下之大。匹夫有責。所

責何事。手無寸鐵。漆室孤女。倚柱悲嘯。自寫憂思。違問
非笑。蕩蕩神州。滿目蒼涼。中心盤紆。解憂無方。莫可如
何。哀吟萋楚。茫茫浩劫。豈遽終古。

恕箴

人心我心。一樣均平。將心比心。不差毫分。如心曰恕。終
身可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不人損。人無我侵。視人
如己。元氣綢繆。恕之時義大矣哉。推諸社會。社會安寧。
推諸天下。天下太平。何來邪說。蠱惑後生。提倡奮鬪。揭
櫟競爭。損人利己。爭權角能。相習成風。殺氣瞽騰。違反
恕道。率性而行。潛伏亂機。哀哉生民。

責己箴

明於責人。暗於責己。是己非人。君子所恥。但道人短。不見己非。汝過日積。終恐不免爲小人之歸。汝待人以誠。人或報汝以不情。人固不德。汝亦失知人之明。嚴責己而不恕。薄責人而無尤。返躬自咎。其心休休。

自省箴

與人談義利。人反汝忌。與人論公私。人反汝疑。豈汝言之不善。抑人心之好諛。汝不肯諛。人則嫉之。返躬自省。汝未免失言。汝則過矣。人何尤焉。汝之容貌祿位。不能動人。汝之德業。又不能爲人所信。而以直言勸人。焉能動人之聽。戒之戒之。出話惟謹。效曾子三省。箴以自警。

退一步箴

人之慾望。安有滿足時。中有所欲。疲力以求之。求之不得。而心則不怡。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心勞日拙。於已何有。我布衣飲水。當知世有凍餒。我安居止息。當知世有苦力。人騎馬。我騎驢。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隨遇而安。不慕世緣。知足知止。順時聽天。退一步想。天君泰然。我行我素。以終餘年。

攝生箴

人之一身。有氣有神。神猶君也。氣則人民。愛民所以安國。愛氣所以全身。毋以天君爲形役。毋以元氣徇七情。縱情傷氣。多思損神。口戒芻豢。食不衆珍。腹裏食少。腸中常清。高臺多陽。廣屋多陰。居無求安。垂訓聖經。毋耽

逸豫。民生在勤。早臥早起。與雞俱興。毋溺汝心。毋搖汝精。伐性之斧。君子所懲。善不自伐。能不自矜。直不近禍。廉不沽名。不談人短。守口如瓶。不隨風靡。防意如城。不伎不求。身安樂。不怨不尤。心太平。惟以內充。拒外邪。羣疹罔侵。不治已病。治未病。百節安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蟻孔潰河。金人有銘。不學神仙。不求長生。素位而行。敢告司箴。

悼湘

書趙質廬遺詩後

青垞示我湘水微波圖。海漚女士之筆也。有質廬題句。漆室之悲。新亭之泣。情見乎詞。所謂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耶。今質廬墓艸已宿。而世變日新。寢假質廬而在。

其悲感更不知何如矣。既痛逝者，復憫時艱，勉效楚聲，附書質廬詩後。青垞見之，想有同慨也。甲戌春杪。

望美人兮江渚，悼孤忠兮湘纍。託芳心兮蘭芷，惜流光兮蹉跎。頽波東逝兮，一去弗返。所思不見兮，道遠奈何。烈士暮年兮，壯志莫酬。龍蛇起陸兮，滄海橫流。前顧茫茫兮，同處漏舟。我生靡樂兮，實命不猶。冤苦莫訴兮，哀我烝民。上下求索兮，國乃無人。天可倚杵兮，吾道窮矣。故人不可作兮，獨抑鬱而誰語。亂曰：邪說誣民，火燎原兮。不仁乘高，蝨處禪兮。哲人長往，性猶存兮。漆室悲吟，續騷魂兮。

丐誨

耐翁與無隱道人石交也。相與論立身行己之學。翁曰。不伎不求。不怨不尤。遠權利其若浼。處貧賤而不羞。寧潔身以自好。恥隨波而逐流。特立獨行。兢兢焉以一行有虧爲懼。抗心希古。皇皇焉以有愧古人爲憂。我之立身行己。持以終身者如此。而猶恐有失也。願有以箴我。道人喟然嘆曰。翁可謂卓然自立不欺其志者矣。而惜乎未審時措之宜也。翁乎翁乎。翁亦知今日之世界。果何等世界乎。翁胡未之思也。翁不嘗于役龍江乎。散沙一盤。條理萬端。與虎謀皮。羣知其難。翁獨不辭勞怨。不動聲色。無晝無宵。爬羅剔抉。不及期年。而洞見癥結。歲入六百萬。爲大吏所未詳。

黑撫自謂我守黑三年。祇知歲入九十萬。不知有六百萬。

視度司所掌增加五倍而強。度支司所掌歲入纔九十萬兩核減歲出

百一十萬收支適合確定預算。歲出報冊六百五十萬核減百一十萬加預備

金六十萬列入預算收支適合翁之鞠躬盡瘁可謂不遺餘力矣而抑

知剔除中飽核減預算非人所願耶以身府怨辛苦三

年潔身而去不有龍江一錢。月俸三百兩由度支部發給可謂竭智

盡忠不問權利者矣而抑知維持金融之計畫逐漸破

壞無餘鞏固票本之苦心瞬息瓜分殆盡耶。封鎖廣信公司未編

號紙幣禁止濫發與當局商籌足準備金十成以維持信用故帖價不至低落自翁去職以後以加印官帖為

生財不涸之源準備金銷耗殆盡而官帖六百串纔合銀一兩每串不及銅元一枚真一落千丈矣公司分紅每年

數十萬翁提議緩分以鞏固票本凡三年矣翁去職不一月瓜分淨盡欲裕國國果裕耶欲

利民民果利耶徒自苦而已矣翁不嘗監督虎關乎邊

口三十遠逾千里

東至新平、北至包頭、西至神木、黃甫川

適丁兵亂停徵

久矣翁隻身赴任

部長囑翁帶兵往、翁辭之

經營慘淡不及兩月頓

還舊貫利之所在弊窟雲屯大刀闊斧掘株鏟根

虎體關

弊竇在關書把持而額缺其蟠結窟穴也取銷書辦額缺則根株絕

清廉自勵作則本身

例有提成公費正額提一成盈餘提二成歲可征稅二十四萬監督應提公費四萬六千元虎關預算歲支四萬四

千兩一五合銀元六萬元、翁但支三萬二千元較之預算實節省三萬四千元、此兩款共計八萬元、翁罄數歸

還國庫、不使

徵信有錄座右有銘

翁初蒞虎關任、銘座右曰、多藏可久耶、利

心可有耶、汝生平自待何如、乃喪其所守耶、蓋自勵之詞也、卸任、有虎關徵信錄九卷

分所應得

得之无咎翁乎何愚棄而不有翁茹蘖飲冰而人或

為沽名翁不飲貪泉而人或以為矯廉蚍蜉撼樹於翁

何傷所哀人心之死而痛大道之將亡翁不嘗捧檄吉

林乎防帖價低落則禁止濫發以塞其隙封鎖未編號紙幣痛

國賦銳減則變更租則以冀挽回於萬一恐人民苦輸

納之繇難則又裁減雜徭以抒農民之力吉林田賦銀錢聽從民便

納錢每响六百六十文納銀一錢九分八釐自銀價漲高納銀者寡民國二年銀每兩合吉錢三十六串文六百六

十文合銀不及二分田賦虧短甚鉅翁決意更改租法每响改征大銀元三角所有票錢底錢補平補色火耗諸雜

費一律取銷其征收經費一概列入預算作正開銷手續簡單不勞核算不苦混淆人民甚便之籌整理

嚴稽核窮年砵砵其款項出納則假定金庫而委之錢

局向例稅款繳司庫翁則仿東西各國規制不直接收款以吉林永衡官錢局權作金庫令各縣局解款備具現

金繳入書逕解官錢局由局發給收據交解款人投遞廳署換取批迴凡所措注足以盟寸

心而質天日存儲國稅規制釐然有存儲國稅規則意欲傳之

永久豈期朝去位而暮即改焉繼任者首先規復舊制稅款直解廳庫法

無不更更何其速。豈琴瑟之不調。抑苦束縛其手足。人

各有自由之權。安能效翁自錮之術。

吉省歲入逾千萬。直解廳庫。其有利

不問可知翁之來也。吉民有天。翁之歸也。不名一錢。殘書幾

卷。行李半肩。淒風苦雨。夜度榆關。翁固無入而不自得

也。無奈旁觀之笑翁拙也。知足知止。惟恐失已。不受嗟

來之食。不飲盜泉之水。

吉林預算、節餘一萬一千餘元。山西預算、節餘一萬九千餘元。

罄數歸還國庫不邇權勢。不謀青紫。忍飢誦經。慎終如始。束躬

圭璧。以衾影無慚自矢。直道而行。以曲學阿世爲恥。不

待懸車之年。竟高臥而不起。

五十六歲告歸

恐耄學之就荒。獨

閉門而掃軌。翁之爲人如此。庶幾不愧古之君子矣。然

而忠不見諒於人。直不見信於友。言每招尤。動輒得咎。

辨公私而人怪其無情。爭是非而人譏其甚口。以剛召
忌。或媒蘖而進讒。欲罪無辭。則將無而作有。與世無爭。
窮山獨守。則又毀其不近人情。孤高而寡偶。是豈翁之
有遺行歟。蓋今之世風敗壞也久矣。各便私圖。而廉讓
之風熄。羣謀利己。而競爭之習開。喜諂諛而惡正直。輕
道義而黷貨財。羶權勢則邪朋成黨。圖進取則金錢爲
媒。恥心牯亡。舉世一轍。六經掃地。廉隅坐摧。不善應酬。
難免於今之世矣。執持高節。焉能逃人之謗哉。而翁獨
一意孤行。宜乎與世齟齬而不相合也。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與其絕人而獨立。何如同流而合汙。是
非未定。或右或左。與其執一而不移。何如模稜而兩可。

衆人皆濁。安容獨清。與其皜然泥而不滓。何如含光混世而無名。翁乎翁乎。其頓悟處世之難。而知所變計矣乎。翁投杖而拜曰。謹謝教矣。道人箴言。愛我良厚。勸我貶節。私心獨否。立身原有本末。安能俯仰隨人。相期無負平生。豈可白頭喪守。寧率其孤特之性。與世相違。誓不以清白之躬。老投塵垢。道人休矣。

別窮

耐翁所至。窮鬼從之。如影隨形。不寸步離。乃呼窮與語。酌以酒卮。胸有所鬱。竭誠告之。人皆文繡。翁獨布衣。人皆膏粱。翁噉粥糜。人皆華屋。翁無立錫。弱女孤孫。號寒啼飢。家鮮蓋藏。接歡無資。親朋落漠。交游寡稀。身勞百

役手足胼胝。問何因爾。皆汝之爲。舍汝西遊。河曲龍門。
汝復我從。載星西奔。舍汝北征。遠馳朔漠。汝復我從。出
入氈幕。舍汝東逝。蓬島瀛洲。汝復我從。載沈載浮。舍汝
南行。荆衡之巔。汝復我從。翰飛戾天。我行汝行。我息汝
息。豈無他人。從我何益。四海至寬。九州至廣。今與汝別。
聽汝所往。四壁人靜。咿咿嚶嚶。屏息聽之。如聞音聲。其
言若曰。吾與翁居。七十餘年。相依爲命。左右周旋。鍼芥
相投。沉澁一氣。叩叩鉅虛。物以類聚。翁方弱冠。讀書古
寺。三旬九食。苦身篤志。蓬蒿沒人。惟吾長侍。甫博一衿。
求師菱湖。博覽羣書。與古爲徒。我惟翁從。月冷鐙孤。歷
載十二。不變其初。翁命不辰。通籍何晚。蹭蹬名場。如車

走阪客舍孤棲。惟吾長伴。地北天南。不問近遠。理財黑
水。肅慎遺墟。于役雞林。邊風慘悽。捧檄并門。大河前橫。
飛狐夜雪。天高日昏。權稅虎關。驚沙漲天。窮邊莽莽。衰
草寒煙。凡茲四役。吾皆從焉。翁如不留。我去毋延。無須
卮酒。奚用車船。果欲我去。惟此時耳。無如翁之特立。與
吾膠漆。翁所自處。與吾水乳。觀翁操行。詎欲吾離。不待
吾言。翁當自知。力任勞怨。屏黜奸欺。剔除中飽。涓滴無
遺。維持金融。務厚基本。不擾市廛。務通民隱。假設金庫。
出納惟慎。恥酌貪泉。處膏不潤。整理國稅。豁免雜徭。愛
惜民力。民忘其勞。杜塞弊竇。蕪除利藪。分所應得。棄而
不有。恥汙尙廉。喜方惡圓。利居衆後。責在人先。束修自

好。終日乾乾。不伍流俗。不慕世緣。不以境累。不爲物遷。富貴浮雲。自樂其天。兩袖清風。不名一錢。飲冰茹檠。以終餘年。凡翁所行。皆不欲吾離之左驗也。吾忍舍翁去耶。富而不仁。裁及其身。位高多金。禍及兒孫。吾謹避之。不窺其門。翁不我嫌。樂與翁游。吾處翁家。自謂無尤。全翁介節。勵翁清修。無金可攫。人不翁謀。獨善其身。人不翁仇。著書自見。直筆陽秋。旣固旣堅。無虞無憂。身雖老矣。心則休休。何以得之。繫我之由。我不負翁。翁胡辭我。以德爲怨。母乃不可。翁不待辭畢。抱慚無地。謂汝益我。眞吾氣類。飢寒細事。奚足爲累。忽欲辭汝。我則非義。願迴汝駕。願返汝轡。終身相依。不汝遐棄。

潛廬續稿卷之一終

孫永惇校錄

潛廬續稿卷之二

甘氏家藏叢稿

潛江甘鵬雲藥樵撰

重彙郝氏談經序

班固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予每誦其言而悲之。遭秦滅學。聖人之道唏矣。逮至漢興。諸儒收拾於竈觚蠹簡之餘。六經往往間出。先聖之大義微言。豈真滅絕已乎。所慮者。卮言日出。歧說孔多。或以緯稗汨之。或以二氏亂之。一源十流。紛如聚訟。不免爲六經之蠹耳。有儒者起。折中衆說。而辨別其是非。俾六經旨趣。得以粗明。則斯文之幸也。予於明末。郝楚望氏之說經。蓋有取焉。郝氏杜門著述。皓首窮經。成周易正

解二十卷。尚書辨解十卷。毛詩原解三十六卷。周禮完
解十二卷。儀禮節解十七卷。禮記通解二十二卷。春秋
直解十五卷。論語詳解二十卷。孟子說解十四卷。都一
百五十餘萬言。蓋平生精力盡於此矣。又有談經九卷。
則九經解之緒言也。其說經也。大都以論語爲根據。謂
道以聖人爲心。聖以孔子爲心。六經以論語爲心。論語
熟則六經之言。迎刃解矣。次則以孟子爲根據。謂孟子
深於六經。有六經不可無孟子。其說易也。闢先天。貶緯
候占測。而以孔子十翼爲主。則西漢費氏家法也。其說
尚書也。專主伏生二十八篇。而斥孔書二十五篇之僞。
則清代閻惠之先河也。其說詩也。主毛公尊古序。而斥

紫陽改序之非。則清代陳奐之濫觴也。其說春秋也不以文字爲褻貶。不取公穀之例。不取攘夷之說。罪五霸。惡桓文。則鄒嶧之遺說也。其說三禮也。以記爲主。而匡大學中庸別爲二篇之失。謂禮與道非二物。不得分出別行。致失聖人教人博文約禮之意。清代學者莫不主張此說。豈知郝氏已先之也。至謂儀禮隨時損益。不可爲經。周禮爲六國刑名功利之學。非周公所作。不可爲禮。後儒頗疑之。竊謂不必疑也。經者常也。謂萬世可常行也。儀禮之繁文縟節。不能行於後世者多矣。周禮曾爲漢儒所排。見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禮傳。張橫渠亦謂周禮必有末世增入者。橫渠語錄。四庫提要則云。此如後世律令條

格數十年一修。修則有所附益。陳蘭甫以為定論。

東塾讀書

記可見周禮不出周公之說。漢人有之。即近儒亦有之。

非郝氏創論矣。獨其措詞峻厲。詆康成。排朱子。大聲疾

呼。言或過當。四庫提要多不滿之詞。以此耳。要之發明

六經之旨。多所自得。實有突過前人者。不可沒也。九經

解。傳世甚稀。謀刻苦不易。第槩緒言九卷。

談經原名。可經解緒言。

以窺見九經解之大略矣。願與海內學者共之。甲戌秋

八月。

楚師儒傳序例

昔光緒庚寅。南皮張公督楚。設兩湖書院。招集湘鄂人士。肄業其中。建楚學祠。祀楚師儒。起鬻子。訖胡曾。都六

十七人。訓諸生曰。楚中自有學。諸生欲爲學乎。就鄉先生求之。有餘師矣。又曰。此六十七君子者。後學之儀型也。願諸生效之。不徒師其學。并當師其人耳。諸生聞之。罔不感奮。惟恐負公。遭國變。書院廢。祠亦燬。辛酉過之。不禁愴然曰。嗚乎。楚師儒之俎豆。竟聽其湮廢已乎。書院廢而學不可廢。承學之士。不知楚學淵源可乎。頗有意纂述楚師儒傳。未果也。歲癸酉。乃發憤爲之。迄翌年而書成。凡八卷。書成而予心滋戚矣。楚有學。非獨楚人之學也。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相傳之學也。楚人祖述之。憲章之。賡續而遞衍之。莫不各有所就以。裸著於世。遂號稱楚學云爾。其學行殊絕於人者。則馨

香而尸祝之。豈徒飾享報之虛文已哉。蓋以繫斯民慕思。俾知所觀感焉耳。國有師儒。則民興行。周禮所謂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是也。輕侮師儒。而放乎繩軌之外。則國且不國。大戴禮所謂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是也。楚師儒之學行。炳如丹青矣。得是編而存之。學子有所師法。齊民間風而興起。或稍化其桀。驚獷悍之行。而不敢肆。其有補於世教。豈小小哉。雖然。舍舊而謀新。人情類然。安知自命識時者。不以古昔師儒爲陳人而蔑棄之乎。患氣之興。豈有艾乎。此則可憂之大者矣。或箴予曰。是杞人之憂天也。天可墜乎。天地之正氣。不常存乎。患氣之興。不有所止乎。予愷然曰。果

不如我所慮。是生民之幸也夫。是區區之願也夫。甲戌夏五月。

楚之師儒。不僅六十七人。茲但就祀之楚學祠者述之而已。其學行表著。未列祠祀者。尙數十人。容俟續編。以補所未備。

是編大都本諸前人。所據之書。率於篇末注明。用歐陽千仞晉陵先賢傳例也。衛正叔禮記集說序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書。惟恐不出於人。區區之意。亦若是焉已爾。

釋志後序

右釋志十九卷。自志學明道。至尙論廣徵。凡六十一篇。

景陵胡石莊先生所撰也。先生箸書不一種。太半佚亡。今存者。惟讀書說。石莊詩集。及是書而已。是書初無雕本。自道光間。陽湖李申耆大令。覓得遺稿。校而刊之。始傳於世。勝國之末。學者承天啟季年之流風。各持門戶。互相標榜。以要取世名。襲性理之賸言。爲儒林之衣鉢。務獵取膚末。逃之空虛。以文其淺陋。其有講說經世之學者。則又迂執寡要。而失其通。一二高明之士。徒瑣瑣於辨物析名。以爲博。甚則刺取先儒踳駁悠謬之論。以爲異。逐末忘源。人材益庳陋。而無可用。先生恫焉。生平論學。以孔孟爲堂奧。以宋五子爲階梯。斷絕衆源。歸命於一。自六經之奧。百氏雜家有用之言。典章經制文物。

度數。以及任官治民之要。開物成務之方。出處取與之
宜。靡不兼綜條貫。究索其終。折衷於聖人而止。抑可謂
信道篤而知體要者矣。先生生當鼎革。無意仕進。退隱
竟陵巾栝間。閉戶著書。聲影不出林莽。飴茶席棘。若將
終身。其志潔而芳。其言質以直。百世而下。猶將聞風興
起。況生同里閭。親讀其書者乎。當是時。海內魁碩。西有
李二曲。北有孫夏峰。東南有張楊園。顧亭林。黃梨洲。先
生刻苦厲行。履道貞吉。學問志節。不後羣儒。顧諸君子
肥遯自甘。聲名益炳。干旌在野。羔幣充庭。獨先生絕迹
人閒。邈焉無與。荒山敝榻。矻矻窮年。門人故舊。無一有
氣力者。爲之推挽。用是其身長遯。其名寂寂。其書亦竟

潛江舊聞序
涇晦無傳。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字。可哀也已。自申
耆表章以後。楊石泉制府復刻之。浙中世人始稍稍知
先生。然流布未廣。常用歎恨。近開縣趙翼之學使。蒐刻
湖北叢書。復及是編。先生之學。於是大顯。窮鄉晚進。儻
有志先生之志者乎。讀其遺書。不患無師資矣。

潛江舊聞序

鵬雲兒時。喜聽先公講說鄉先生遺事。如初大參之同
百官伏哭左順門外。爭大禮拜廷杖也。劉通政何侍御
之疏救熊襄愍。嚴參本兵張鶴鳴也。歐陽太僕之以縣
令越職奏請減錢糧。蘇民困也。劉保寧之焚桓侯廟。祛
妖妄。革陋俗也。劉尙書之執持高節。不仕異代。閉戶著

書三十年足不下樓也。諸如此類。先公津津而道之。小子旁坐而聽之。喜而忘倦。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邑中老輩萬穉雲先生。時扶杖訪先公。作竟日談。述鄉老嘉言懿行。娓娓無倦。予樂聞之。每見先生來。輒殷勤奉杖履。侍左右。惟恐其言之畢也。既去。則書片紙記之。日累月積。稿草漸多。以示張君友笙。友笙曰。談潛故。頗苦無專書。有是編。裨益後學不淺。盍速成之。又得老友王君季薌之助。時以所知示我。謂此書若成。可補潛志之闕也。丙寅春。客漢上。檢舊稿。整比之。凡得八卷。可繕寫。或問曰。舉世方趨新。而子獨談舊。毋乃與時背歟。抑有說歟。謹荅之曰。予非薄新而不談也。不忍談也。湯銘。

言日新。謂日新其德也。爲問今之號稱新民者。能日新其德耶。康誥言作新民。謂鼓之舞之。以振起其自新之民也。爲問今有自新之民耶。作之者誰耶。大雅言維新。謂古之爲政者。能新其德以及於民也。爲問今之爲政者。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耶。侈談新教育。青年學子。懼異說之毒者。十八九矣。侈談新社會。人人希非望。逞鬻競。安靜之風。變壞殆盡矣。侈談新政治。暴斂橫征。財源枯竭。伏莽徧地。飢民載塗。倒懸之困。莫甚茲時矣。侈談新法律。置天理民彝國情不問。宵人得志。良民苦矣。侈談新國家。東北四省。淪於異國。金融缺矣。比較之心。人皆有之。假令今之所謂新者。利我國。福我民也。我將感戴。

之歌誦之。執筆而紀述之。作爲野史。以誌一時盛事。而傳信方來。豈其羞稱者。無如滿目悲涼。不堪追溯也。予之不忍談新者。以此也。生逢百罹。蹙蹙靡騁。聊述舊聞。消遣歲月而已。且以歷史眼光觀之。千秋萬世。祇有是非之公。更無新故之別。今所謂舊。非往日之所謂新耶。今所謂新。非異日之所謂舊耶。漢之有莽也。宋之有安石也。何嘗不自命爲新耶。自後世論之。則舊矣。舊矣。而竊笑當時頌莽功德而附和安石新法者之愚而可憫也。我豈守舊者哉。目覩浩劫之不可逃。聊一抒懷舊之蓄念云爾。殺青有日。輒書問答之語。以弁其端。書竟。悲從中來。不覺流涕之被面也。癸酉春三月。

尊經社講演錄序

歲在乙亥。海內學人。旅都下者。恫邪說橫行。四維不張。而人類之將盡也。羣思提倡經教。以挽頽風。於是有尊經社之組織。假中央公園爲講演所。講經宗旨。凡有四端。一曰聖人之道。實足以治中國之天下也。自大道不明。而國運寢衰。以迄於莽莽大亂。一曰專講經之大義。而微言在所後也。微言本寓於大義之中。自有人求微言於大義之外。於是新說滋多。而異端蠡起矣。一曰專述聖人正心修身之學。以爲萬化之原。而邪說在所必闕也。心不正。身不修。是謂無本。以無本之學。適時自售。而談天下國家事。其不貽蒼生之禍者。幾希。邪說盈天。

下矣。人心風俗，因之大壞，而欲整頓風俗，轉移人心，非崇正學，闢邪說，其可得耶？一曰以守約施博爲指歸，以致用當務爲究竟，而訓詁考據在所後也。由博而反約，庶不致貽博而寡要之譏。通經以致用爲歸，庶不致鄙經學爲無用。學業與風氣相關者也，而風氣與人心風俗所關尤切焉。風氣未開，學業以開之；風氣旣弊，學業以挽之。此四端者，意在挽回風氣，而存人道於幾希，非細故也。客問曰：宗旨甚正，希望甚厚，而無窮尊經社之設，在今日不可緩矣。然以數十老儒，講學於荒江寂寞之濱，而欲挽回天下風氣，豈非至難之事歟？余謹應之曰：非此之謂也。吾輩所講者，聖經也，非一己私言也。經

者常也。謂人生必由之常道也。人生必由之常道。乃人性分中所固有。所謂人道也。生而爲人。豈可不盡人道。倫常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也。皆人道也。不盡人道。與禽獸何別焉。且戰國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獨辭而闢之。而孔道以明者。豈有他道哉。亦不過言仁義道性善。使人人恢復其良知良能而已矣。所持者正。雖盈天下皆楊墨。而無所懼。雖孤掌難鳴而氣不餒也。豈因邪氛熾烈。預料正氣之不能伸而自阻哉。萬一講友星散。而此力挽頽風之主張。固不可不留存於天壤也。余以鐘鳴漏盡之年。閉門索居久矣。社友邀予講演。予辭不獲。輒勉應之。一講演立國根本。一講演經之

關係根本先聖稱心而談。知我罪我所不恤焉。既寫定。輒錄主客問答之語以爲序。戊寅秋七月。

經學源流考序

太歲丁丑。海內學人。旅燕京者。悼大道之湮鬱。痛患氣之方興。思以棉力寸心。提倡古學。於是有古學院之設。假團城爲講學所。揭櫟十科。曰經學。曰史學。曰政治學。曰聲音文字學。曰地理學。曰金石學。曰九流諸子學。曰哲理學。曰詞章學。曰藝術學。由同人分門擔任。而鵬雲任經學。公議先述諸學源流。以提其綱。而後從事纂述。予乃發篋陳書。左右采獲。爲經學源流考八卷。既付寫官。寫定。乃援筆而序之。曰。六經爲周史之大宗。易卜筮

之史也。尙書記言之史也。春秋記動之史也。詩風俗之史也。禮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者也。然則六經乃先王之政典耳。無所謂經也。自孔子闕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七十子之徒。乃始被以經之名。經者。何也。謂經爲常久之至道。所以經綸世宙。如徑路之無所不通。可常用也。乾坤之所以不毀。人類之所以長存者。實賴有此常久之至道耳。常久之至道。莫備於六經。扶樹立國之綱紀。範圍天下之人。心鞏固中夏之國基。維持社會之安寧秩序。豈能舍六經而他求哉。無如曲學異端。倡邪說。逞淫辭。恣肆猖狂。毫無忌憚。舉國學子。尤而效之。靡然從風。而千聖百王。

之大經大法。六經四子之大義微言。不明於世。以致潰
決藩籬。人競私利。民生憔悴。四海困窮。遂以釀成天下
之大亂而不可止。大戴禮曰。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
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嗚乎。
豈不然哉。豈不然哉。顧亭林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
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
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嗚乎。讀三千年書。
史氏之書。亡國者代有。而亡天下之慘禍。則未之前聞。
今不幸於吾身親見之。悲乎痛哉。侮聖蔑經之流毒。竟
至此極乎。天乎人乎。茫茫浩劫。豈遂終古矣乎。天心仁
愛。大道不亡。剝極必復。其可旦夕期耶。抑不可旦夕期

耶。噫。戊寅秋七月。

方志商序

譚組安當國。倡修方志。或有議其非當務之急者。甘子曰。此不審之言也。國家絕續之交。革故鼎新。月異而歲不同。愒而置之可乎。周秦之際。封建之天下。變而爲郡縣之天下。此一大變也。迄今二千餘年矣。帝制之天下。變而爲共和之天下。此又一大變也。變愈大。則政治之與民變革者愈多。民俗之隨時風遷轉者愈繁。紀載不詳。後來何所徵考焉。故纂修方志。莫茲時爲急。或曰。政府新政。各有司存。豈遂無書。是又不然。專纂興朝法令。而新舊遞嬗之跡。莫能詳焉。究嫌紀載不完。秦之滅六

國也。秦紀但詳戰功而已。周秦之間。人民生活之狀態。與其風俗所以演進之情形。乃無一書存焉。豈非考古者之遺憾耶。如鑒亡秦之失。則纂修方志。莫有急於茲時者矣。予楚北鄙人也。質性愚魯。粗知涉獵。未能知學也。而當事者。謬探虛聲。時以纂修體例下詢。予自忘謏陋。輒舉一得之愚。虛衷商榷。而大旨不外擷取舊志之長。而彌補其缺漏而已。專詳文獻。舊志所長也。政事雖略涉及。究苦疏漏者多。至於民事。更無一措意者。此舊志所短也。民國修方志。民事烏得不詳。政事關係民生利病甚鉅。又焉可略而不備。故予之所主張。一言以蔽之。曰合文獻政治社會爲一書而已。詳述職業。則廿二

行省人民生計之情形。可以十得八九。詳列比較。則百年以來民俗演進之狀況。可以十得二三。諒亦識時達變之君子所樂聞也。戊寅秋八月。

崇雅堂書錄序

予自幼別無嗜好。惟好書。朝斯夕斯。非書莫適也。顧家貧。不可必得。每閱市。輒流連不忍去。聞人有祕籍。必展轉假鈔。刻期歸還。無爽。以爲常。猶記少時。有以史記求售者。直僅二貫。囊中空無有。謀之先太夫人。以衣物付質庫。乃得之。其艱如此。自後負笈武昌。肄業菱湖。從先師譚復堂。鄧葆之。梁節盦諸先生游。多見賢豪長者。始稍識問學塗轍。插架所有。不過羣經通鑑史漢而已。四

部要籍苦未周備也。意頗恨之。先君子不謂然。徐曰：學固貴博，尤貴知要。豈必待插架三萬而後議讀耶？何如姑盡所有，再謀其他？予爲悚然。自是專致力於經史義理詞章之學，無暇旁鶩矣。如是者有年，然而嗜書之癖莫能改也。凡足以輔德業、資治理、廣知識、備參攷者，必審其緩急，後先次第搜集之。起戊子迄壬寅，凡十有五年，計得書十萬卷，藏諸潛江將廬。自癸卯迄庚申，凡十有九年，又積書二十萬卷，藏諸北平息園。蓋四部要籍略備於是矣。迴憶生平理財、黑吉、榷稅、邊關、于役、并門，前後纔九年耳。此九年以外，皆我讀書之日。以書求己，以書養心，處境之困，以書慰窮愁，拂逆之來，以書祛煩。

惱恨古人之不可作也。以書爲師友。欲周覽四海九州之大也。以書當臥遊。守官以書經世務。垂老以書娛暮年。蓋終其身不廢書冊。無一日不與書爲緣焉。書乎書乎。其能世世守之久而不散矣乎。殆不可必也。黃梨洲有言。藏書難。藏之久而不散則尤難。予每誦其言而悲之。古今書籍之厄。蓋悉數之而不能終矣。但就予所知者言之。歸安陸氏。皕宋樓。聊城楊氏。海源閣。藏弄至有名。一流入東瀛。一爲駐軍席捲而去。常熟瞿氏。錢唐丁氏。亦藏書家表表者。聞其後人亦不能守也。潘吳縣翁常熟兩相國。王廉生。盛伯義兩祭酒。在光緒初。亦侈談收藏。身後楹書。皆散如雲煙。不可問。江陰繆筱珊。武昌

柯遜庵。長沙葉煥彬。皆富藏書。身沒以後。散落廠肆。殆盡矣。宜都楊惺吾。藏宋元本極多。其後人以七萬元屬之他氏矣。黃岡王洪甫。漢陽周退舟。江寧鄧孝先。所藏頗不寂寞。乃及身而售之。黃陂陳士可。精于鑒別。頗多海內孤本。其後人以賤價售之。廠估並不問篋內何書也。然則梨洲所云久而不散之難。豈不信然也耶。陸楊瞿丁繆葉六家。尙有書目流傳。其餘諸家。別無紀載。以表見於世。真憾事矣。予爲此懼。懼書籍之不能久聚也。因思寫定目錄。遂按四部分類。編成十五卷。明知異本無多。不足稱收藏。然有此一書。未散以前。可以備緝檢。既散以後。亦可作前塵夢影之留。藝風藏書記自序云。

異日書去而日或存。掛一名於藝文志。庶不負好書若渴之苦心。區區微旨。亦若是焉已爾。壬戌春三月。

崇雅堂書錄後記

是編既寫定。未及付手民。恐續有所得。便增入耳。癸亥秋。忽得潛陽潰隄之信。漢水灌潛城。將廬藏書十萬卷。盡付洪流矣。惜哉惜哉。此十萬卷者。皆予儲積賣文錢。節衣縮食所聚。蓋以心血得之。與有力購致者不同。可惜一也。其中有先君子編輯及手鈔點治之書。可惜二也。有鄉先生著述孤本僅存之書。可惜三也。有予手鈔手校之書。可惜四也。予有俚句云。潛陽老屋小如舟。石墨盈車書汗牛。可惜無人勤守護。金隄一決付洪流。詠

此事也已矣已矣。莫如何矣。昔人有書爲造物所忌之說。予頗不然之。今不幸於吾身親遇之矣。異哉歸震川之言也。書之所聚。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困。覆護其上。嗚乎。其信然耶。抑強作快心之論耶。不然。胡自辛亥以來。書籍之厄於兵燹水火者。屢見不一見也。將廬之書亡矣。息園之二十萬卷。其能長爲我所有耶。抑否耶。聊存書目一編。等諸雁影夢痕而已。甲戌仲冬。

山西徵信錄序

公孫鞅有言。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斯說也。余初頗疑之。旣而考之前古。驗之後今。證以身所經歷。乃知其說至精。不我欺也。國家行政。鮮不爲斯民謀者。然苟非

耳目所習。雖至有利於民。或不免驚且疑。况強之輸納也哉。則非其意所欲。固然其無足怪。菸酒本消費物品。雖重稅不爲虐也。民國四年。政府創行公賣。權輿於京兆。以次推行廿二行省。余遂有承乏山西之命。山西地瘠民貧。習俗儉嗇而錮蔽。初聞創辦公賣。莫不色然駭怪。又同時財廳增加菸酒稅。其桀黠者。復藉口重徵。謀抵制。當斯時也。緩之則勢所不能。急之又不無顧慮。欲因勢利導。俾商民無異議。蓋憂憂乎難之。余默察晉商性質。大都富於保守。必採漸進主義。俾民不以輸納爲苦。始可就我範圍。派員馳赴百四縣。苦口演說。舌幾敝。唇幾焦。文告數千紙。籌維四五月。始克次第推行。其經

過之困難。蓋有百倍尋常者。雖然。創始之艱。固如此矣。以言成效。蓋猶未也。非亟謀統一。成效固未易言。山西菸酒。有釐有捐。有稅有費。其類至繁。商民不無違言。此亦其一端也。亟欲設法統一。徐圖整理。祇以衰親老病。急於歸省。進行之策。遂暫擱置。適丁政變。晉省宣告獨立。菸酒事務。有歸併財廳之令。余遂以受代去矣。既得遂我初服。而兩年來辦事曲折。亟應公諸國人。於是有徵信錄之刻。俾商民得知此間真相。亦以見創始不易。而所懷抱之政策。且噤而未及一施也。

庫頁島志略序

陽新石君。蓋年精方輿之學。於邊徼尤所究心。凡國家

棄地人所不經意者。獨博考羣書。參證人言。紀述特詳。都凡五六種。而庫頁島志略先成。篇凡十三。一沿革。二疆域。三民族。四氣象。五農業。六畜牧。七水產。八森林。九礦產。十實業。十一交通。十二財政。十三習俗。冠以圖。圖凡二。一中國管領時期圖。一曰俄分領時期圖。考據詳明。條理秩然。中國管領時期。其情形若何。日俄分領時期。其經營若何。一展卷而瞭如指掌也。將付手民。屬予弁言簡端。烏乎。予尙忍序此書耶。序此書。予心碎矣。讀不終卷。不禁淚涔涔下矣。明明我之領土也。人攫之而我無力拒之。猶可言也。人攫之而我不知。不可言也。此島在明代。領於奴兒干都司。歲捕海青方物朝貢。不有

明奴兒干永寧寺碑記可據耶。在清代。隸于甯古塔將軍。每歲貢貂皮。不有清一統志職貢圖可據耶。土地我之土地也。人民我之人民也。乃視同化外。而放棄其統治權。何爲者耶。吾聞立國之道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闕一不足以立國。有土地人民而政權不能及。是立國之道不備也。立國之道不備。能禁人之攫取耶。此眞可爲痛哭者也。或曰。海外一孤島耳。地僻而磽。得之無所益。失之無所損。何悲之甚也。予曰。田有畔。國有疆。行政有區域。故大吏曰疆吏。而官曰守土。域以外。不問可也。域以內。皆我政權之所宜及。豈可以地之僻遠土之磽瘠而棄之。且我之所悲。不僅此一島而已。自有康

熙二十八年中俄界約。而外興安嶺以北之地全失矣。自有咸豐八年中俄界約。而黑龍江以北之地全失矣。自有咸豐十年中俄界約。而烏蘇里江以東之地全失矣。內地數千里。且不恤拱手讓人。況海外一孤島乎。此吾所爲痛哭不可止者也。不特此也。關東三省。非我之肩臂耶。熱河一區。非我之項背耶。今乃爲他人以兵數千據而有之矣。請看今日之域中。果成何景象矣。金甌果不缺歟。城郭果如故歟。若使奮力抵拒。戰敗而爲他人有。猶可言也。不出一兵。不備一戰。而聽人唾手得之。不可言也。養兵數百萬。人民膏血盡矣。不能保守固有之疆土。而任人宰割。聽客所爲。尙復假救國之名。敲貧

民之骨而吸老弱之髓。坐視封疆之淪陷。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忽焉不加欣戚於其心。誰秉國成。乃使大好河山。破碎至此。試問全國疆域。能經幾次斷送耶。興念及此。真欲哭無淚矣。豈徒海外失一孤島之比耶。昔宣統間。俄人爭滿洲里。黑龍江周巡撫樹模力拒之。事竟寢。語人曰。我守土吏也。肯以尺地寸土與人耶。窮邊一塊土。不肯放棄如此。以四省疆域之廣漠。人民之衆多。無形喪失。豈不可痛。他人踢我門戶。以窺堂奧。較之海外孤島孰重。述東北喪地本末。告中外而信方來。較之志庫頁孰急。蓋年倘有意爲之乎。吾雖老矣。尙當援筆而序之。癸酉春月。

澗芳軒詩鈔序

余始求友鄂中。相視昕然。莫逆於心者。沔陽楊君劭麓。其首也。生同歲。學同方。厲歲寒之節。其遇同。商千秋之業。其志同。講院多才。其鍼芥相投。可作我進德修業之助者。劭麓一人而已。以此益得知其家世之詳。其尊甫東麓先生。孝友人也。以諸生教授里中。修學勵行。工屬文。喜稱詩。竟不遇而沒。乃知劭麓昆仲之奮志讀書有聞。其淵源蓋出於此也。先生有遺詩數百首。劭麓篋藏之。其官翰苑。宰粵東。觀察湖湘。莫不以自隨。恐先人遺箸失墜。故兢兢保守如此。比就養京師。發篋編次。謀付手民。督予弁言簡端。乃書其後曰。聞之禮。父沒而不能

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鄭康成注曰。手之所持。猶存其潤澤之迹。所以不忍讀也。夫手之所持。尚不忍讀如此。而況先人著作。爲其精神所寄。忍聽其佚亡乎。是以仁人孝子。不忍死其先人。必拳拳焉篤守遺書。俾先人之精神。得以暴著於世。而後卽安。不徒追後人之責而已。先生往矣。讀寒夜吟。哭本生繼母辭諸什。其一片仁孝之心。猶呼之欲出也。讀感懷擬古諸什。其介然特立之操。猶歷久而如在也。是何也。以其書存也。然則劬麓之汲汲謀刊布。豈非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歟。吾鄂風氣淳實。先輩著書。鮮自表襮者。有賢子孫誦清芬而述祖德。展轉流布。或不至遽亡。不幸而繼起無人。其棄擲湮沒。

於鼠齧蟬殘之餘者豈少哉。予之賢劭麓也。以此先生困阨於身前。而劭麓力圖其不泯於身後。有補天之功矣。故予樂得而述之。癸酉清明前十日。

中洲劉氏宗譜序

共和建國二十有三年矣。而天下莽莽大亂而不可止何也。人人尙奮鬥。講競爭。而不逞之徒。千百成羣。橫行州里。掠人勒贖。相習成風。哀我小民。不能安枕而臥矣。其尤桀黠者。則專楊欒蘇俄共產學說。煽惑農村。藉遂其造亂之謀。設政府。抗官兵。聚暴徒。肆焚戮。而人民慘死刀鋤下者。不可數計矣。大兵痛勦。垂六七年。卒不可撲滅。蔓延更甚焉。豈真浩劫不可逃歟。吾思其故。蓋宗

法之不講久矣。古者鄉遂人民聚而不散者何。奇裘莠
民絕迹者何。古者人民能自衛而不亟亟焉求衛於上
者何。不亟亟焉求衛於上而並能衛上者何。則宗法之
爲也。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
蓋成周繫民之法如此。民依于宗。則人皆土著。死徙無
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故聚而不散。耳
目好尚。衣冠奢儉。恒足以樹齊民之望。而轉移其風俗。
羣從子弟。飫聞孝友睦婣之說。而範圍乎禮義之中。故
匪僻無得入焉。而奇裘不作。聚族而居。大小相維。遠近
相統。守望相助。擊柝之聲相聞。無事之時。隱隱然有金
湯之固。故力能自衛。而不亟亟焉求衛於上。國者宗之

積也。宗足以自衛，不亟亟焉求衛於上，則衛民之事不勞。國家籌之而兵可減，兵減則餉減而賦可薄，徭可輕，不至以租稅重苦吾民而民安矣，而國亦安矣。此周公經緯天下之大經大法也。鄭康成氏謂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今之談民政者，吾惑焉。陽慕大同之名，而破壞家族之制，一族之人無所統，則情渙，渙則情誼睽隔而不能相通；家法不足以範之，禮教不足以勸之，親上死長之義不足以動之，青年心志未定，爲平等自由諸邪說所惑，率其桀驁之性，恣肆猖狂，悍然踰越乎繩軌之外，而大亂作矣。國家遂自此多事，而人民乃日困倒懸而不能安其居。於乎！宗法之不

講其流弊。遂至此極。可痛也哉。門人劉壬甫。知宗法之不可廢也。慨然修宗譜。汲汲焉敬宗收族之不遑。其用意深遠矣。書成。丐余爲之序。其纂述義例。壬甫已詳哉。言之。余復何言。惟是宗法之廢興。關係國家之治亂。時人無講者。故詳述之。以弁其首。舉國侈談民族矣。夫民族不可以空言講也。必有基。基者何。宗法是已。廢宗法而空談民族。天下烏得不亂。乃知古先聖王體國經野。濟世安民之遺規。不可輕議也。壬甫篤一本之誼。而深病新說之非。故推論今日之亂源。以諗之。甲戌七月。木齋老人八十壽序。

鄉先生旅居京師。其學行爲鄉邦後進所矜式者。夙推

鄂中三老。謂樊樊山左竹勿周沈觀三先生也。自三先生既沒。則盛推木齋老人。而老人之所設施。尤爲閎遠。其生平志事。惟兢兢以增進文化。造就人才。引爲一己之責。不以顯晦而易其心。以此鄉人同聲稱之。無異詞。以爲無愧古人也。老人持議。力主變革科第利祿積習。蓋老人夙抱澄清之志。自其少時。深病舉業壞士風。錮人才。不足應世變。輒薄而不爲。而專致力於經世有用之學。又力主博採歐西物質文明。以匡我不逮。故於西人器數之學。探討尤勤。頗欲以所學見諸實事。而恥爲空言。會朝廷銳意興學。項城袁公派遣老人東遊。調查學務。老人建言曰。舊習不去。而欲興學。其道無由。此不

待調查者。袁公趨之。上其議於朝。而停罷科舉之命下矣。人皆知此舉爲疆臣奏請。而不知其動機自老人發之也。老人有深識。凡國家之禍變。輒燭照於未然。自甲申越南一役。海軍挫衄。老人卹然憂之。亟上書大府。力請破文法。整軍備。籌國防。外患迫矣。不十年。恐煩兵事。未幾而中日之戰起。老人之言驗矣。戊戌政變。新舊交訐。老人慨然曰。此變法之障也。朝端水火。可以定國是乎。未幾。遂釀成太后訓政之局。六君子授首。新政停罷。黨禍興矣。守舊者快之。而老人之憂更甚。語人曰。亂機其伏於此乎。時老人方宰豐潤。實倉庫。繕城隍。勵部民。詰姦宄。備非常。昕夕不遑也。不一年而拳匪難作。舞刀

持戟橫行都市。獨不敢入豐境。外軍深入。京畿塗炭。獨
豐潤晏然。識微於幾先。而備豫不虞。故一邑免蹂躪之
慘。凡此非所謂瞻言百里者歟。老人憂國之不競也。力
主自強。以爲自強之根本在儲才。儲才之根本在教育。
故生平於教育。性命以之。其都講北洋武備學堂也。胥
羣士而淬厲之。所成就獨多。其傑出者。至能任鉅艱。膺
重寄。段祺瑞王士珍馮國璋之流。其尤著者也。自後歷
宰壯縣。提學畿輔陪京。莫不以振興教育爲首務焉。其
宗旨。謀普及。重實際。其方法。籌基金。遴教師。嚴教規。所
至有名績。政聲翕然。手定教條。各省學官多取以爲法。
莫不推老人爲教育家之斗杓也。雖然。任職居官。舉其

職而官無曠固其所耳。不足爲老人異。至若退歸林下。身旣隱矣。非有責任可言。而提倡文化之盛心。至老而不衰。是則可稱異者也。湖北先正之遺書。湮晦久矣。老人廣搜而彙布之。都一千幾百卷。而猶未已。盛矣哉。視歛之鮑粵之伍。金山之錢。何多讓焉。表章昔賢以嘉惠來學。其功偉矣。津門設木齋學校。南開設木齋圖書館。揮斥鉅金。不惜。猶慮其未周也。復于北平建立圖書館。廣儲羣籍。以餉寒畯。用意殷勤甚厚。裨益社會無窮。罄已所有而專務利人。孰肯爲者。環顧方內。此等盛舉。豈曰無之。然大都舉以衆擎而已。其能不假將伯之助。獨力任之。如老人所爲者。有幾人哉。此鄉人所由獨賢老。

人而以爲非凡所及也。乙亥二月二十五日爲老人八十攬揆之辰。鄉人旅京師者登堂稱祝。屬予爲文侑觴。予與老人知厚。老人弟畜予。不敢辭。老人嘗語予曰。留錢財貽子孫。是遺子孫禍也。我不爲。我但竭力爲文化事業。了我夙願耳。其謀慮之深遠如此。老人夫婦皓首齊眉。蘭玉盈階。孫曾繞膝。家門鼎盛。眞所謂富貴壽考。康強逢吉者矣。傅迪生所撰敍樂堂記。述之特詳。故予略而不言。而但撮舉老人生平志事。與其所設施。質言之以爲老人壽。老人閱之。或許予爲知言矣乎。而惜乎三老已作古人。不能一質其言之當否也。

武昌董漢泉六十壽序

武昌董明藏欲壽其父母介邑子鄒石于乞言於余予方有北平之行苦無暇辭之石于爲之請再四則問石于之於明藏胡拳拳若是石于之言曰吾輩與明藏爲友朝夕遊處甚懽知其家世甚悉其尊甫漢泉先生有道君子也每趨謁道貌藹然能飲人以和有所稱述皆法語箴言可以矯時厲俗深以世風日趨詭異爲非凡與明藏友好者莫不樂與先生近以爲先輩典型猶存也先生雖操陶主術宅心恕與人信居家理敦本作人之訓時兢兢焉其律已也森然有法度無所越也其處物也肫然有恩義無所戾也其治事也秩然有條理無所紊也慷慨好施爲善不勸不爲一己有亡顧慮也樂

天知命。純任自然。不問人世榮枯得失也。其踐履之篤。實。德行之謹厚。植品之方正。族黨奉爲圭臬。閭井以爲儀型。古稱一鄉之善士。若先生者。殆無愧焉。配田太君。能持家。制節謹度。而有禮。裙布荆釵。崇尚樸素。母俾子弟溺於紛華。操井臼。勤婦功。母俾家人習於逸樂。蓋感先生刑于之化。相與以有成者。明藏以精理財學著聲。富國之術。平準之書。講求有所得。不以驕人。敦品厲行。溫良而有讓。同輩稱之。則先生之教也。今年五月十八日。爲先生六十誕辰。明藏將稱觴爲壽。故介願爲之介。而乞一言。噫。石于質直無妄語。其言如是。則予之所言。豈能有加於此耶。願予聞石于之言。不能無所感。民德

汙下久矣。舉世驚新異。談自由。叛道離經。邪說盈天下。仁義道德之說。一切唾棄。以爲陳腐而不足復存。其翹然居民上者。不能遏奇袤之焰。而復煽之。遂使天下滔滔恣肆猖狂。羣踰越繩軌之外。而不知返。積非勝是。相習成風。而衢市闐闐之間。顧猶有先生其人。敦行誼。崇古道。岸然特立於時風衆勢之中。不爲驚濤駭浪所搖撼。殆所謂與時相違。獨行其是者耶。抑亦天地正大之氣。民彝物則之理之未能盡泯者耶。執筆敘先生行誼。恍然如見往古淳厚之風焉。匪獨董氏之家慶也已。

潛廬續稿卷之二終

孫永惇校錄

張文襄公年譜序 補遺

南皮張文襄公丁遜清末葉以一身之存亡係天下之安危人皆知之至若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顛之心冀挽虞淵之落日人或有所未知豈特未知而已異教之徒或揭糞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以抗之正學不明趨新者如鶩雖夙所煦育或中道而背之據政地者或自任私臆棄其言不用而播棄之而公經營八表挽回浩劫之一片苦心遂付之無何有之鄉而等諸泡影矣公恐人有非薄名教之心也迪之以務本恐人無應敵制變之術也迪之以務通融和新舊一爐而冶之以開風氣以正人心應時所需莫急於此怵禍至之無日也又

以同心救弊齊力捍患箴傲國人其思深其慮遠矣而
恢詭傾危之流初則假託孔子改制亂名而改作次則
比傅禮運大同用夷而變夏又次則空所依傍獨創新
說力倡思想自由惑世而誣民邪說邳張塵垢海寓舉
先聖先師維持世宙之大經大法掃除而無餘莘莘學
子率喜其說之放誕新奇黃葦白茅從風而靡而明學
術造人材維國勢之宏願竟不克如公所期而適得其
反焉此則公之隱恨也庚子神拳之禍公力請痛勦以
止外兵羣昏當國置若罔聞權力所及僅保東南半壁
而已而未能止北方之亂此亦公之隱恨也方公入晉
綸扉之時正值國事蝸蟻之會鐵路議起國有民有相

持不決斷斷如也公曰固國本宜得民心民心離亂之階也宜熟慮之而監國不聽廷議整頓海陸軍監國欲以親貴領之公力持不可以謂軍事所關甚鉅宜慎擇知兵者任之豈可示天下以私監國不能用也公籌謀深遠意欲凝結垂渙之人心以冀稍延一綫之國脉而監國固欲促之奈之何哉奈之何哉此又公之隱恨死不瞑目者也公欲舉世同心心則死矣公欲舉世務本本則撥矣遂以釀成天下之大亂而不可止然後知救亡之論弭亂之策公早箴傲國人而發之於三十年以前者也而惜乎公之學說國人未能盡信也自公卽世仁義充塞率獸食人國不國矣而公言遂驗然則欲挽

橫流舍公言其何以焉自是而後公之學說或庶幾爲
國人所共信矣乎予持此議時與老友胡千之談及千
之不余非也適千之撰公年譜成索予弁言予則舉平
日所共談論者書諸首簡海內知言君子諒不以余言
爲河漢耶己卯冬月門下士潛江甘鵬雲撰時年七十
有八

